

太

函

集

太函集卷之三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一首

世醫吳洋吳橋傳

嘉靖中吳洋以醫著歛洋居歛巖鎮其先世世受方
爲目痺醫賈不取羸踵門者屨相及也洋雅自許務
廣業名其家嘗曰吾不能如扁鵲受異人書顧惟神
農黃帝岐伯伊尹仲景之言具在卽其人已矣吾第
從輪扁求之乃肱篋徧讀諸書中夜不輟同業者或
不能句洋獨成誦如流旣聞不學易無以知陰陽則

從博士諸生受易不學鍼砭無以明經給則從浙凌氏學鍼聞常山楊氏主傷寒則東游而受業楊氏聞祁門汪機主補中其術傾郡則西游而受業機機得洋大驚請割海陽以東聽子矣是時衆醫棊布各用所長小兒醫丁氏婦人醫黃氏以按方里人汪濟川以著論路萬以辯給吳玄以縱橫汪椿用織巴深用罔及洋後出乃得擅塲初族醫襲滋陰爲雷同視參耆不啻鳩毒洋持論務察寒熱虛實得當輒投得寒熱則烏附黃芒惟所宜虛則重劑參耆與穀食等難者蠶起朱氏王氏之說云何洋太息曰此在內經顧

諸君弗察爾中氣猶水也水不足則舟不行非參耆則不能足之其將焉濟足則逆流可泝順流可沿欲熱則熱欲寒則寒茂不濟矣卒多竒中難者始改慮而服之郡人服習參耆則自洋始洋莘莘誦法張氏益習傷寒與之論傷寒則運斤滅堊爾其故居在九龍池上邑中稱爲池上公且曰乃公非飲上池水邪何神異也余從叔母吳病小腹急痛面痒痒惡寒叔父榕迎二醫路萬先至叔曰何病曰姪婦轉胞洋曰不然此陰症也叔曰諾病得之內誠如公言萬拂衣行厲聲曰吳生殺而相矣洋卽爲灸氣海一所進理

中湯頃之疾平路語塞余三從嫂潘病其家故不急
洋及衆醫窮洋始至目家人曰易與爾第以寒水飲
之其黨謂病者三日不飽柰何予水公曰傷寒陽明
熱甚恃藥將不遑卽投所宜勿藥可也乃督汲者陳
榻下先以一杯飲之病者莫然遂盡一斗病良已乃
進人參白虎湯而平余父妾以病召婺醫婺醫不知
所出池上公至父請飯公公曰病者將發狂亟予之
藥乃飯旣而女僕告急病者且狂藥熱飲之乃已公
謂父曰此爲熱入血室病在三禁之間不亟解則狂
爾居數年乃復病瘵汗淫淫而渴骨蒸蒸而內爍其

孔膚公以人參白虎湯飲之病減半公曰此胃燥也
急治其標自今宜主補中毋以悍劑歲至乃可刈其
根爾越二載中氣復乃出驅蟲藥下二曉曉黝而股
長尺有咫公姊爲余叔母姊早世杜繼之甲辰冬杜
舉仲子會病喑且痿四肢汗溢而甚惡寒歷春夏滋
深挾纒擁絮猶慄慄公曰物極則反吾且極之病由
過產而虛勢重不可亟反激而後反其易爲力哉于
是補以參耆斂以桂枝固以龍骨牡礪經年寒猶故
也余以爲言公曰毋謂徐徐及瓜而後可治又明年
夏先期一月而診之曰藥力告盈其可已至日則以

盤水沃青巾者二以石水浮瓜者三謂余曰洋無戲
言通言語徹衣衾其在今日乃命女僕奉盤水進杜
難之手語余曰吾病產後得之宜不可水公曰無害
第以兩手按青巾試之病者曰宜然後乃沃兩履尋
漱以盂水已復飲之既削瓜而華啖其半于是汗止
聲出單衣如常先是溪南吳千婦病與叔母同公治
以嚮法效諸吳笑曰是能冬起雷而夏造冰矣吾儕
其疑冰者與閔節用爲洋里人病歸自浙四肢厥冷
六脉若亡尸寢旬餘水漿不入衆醫以爲死矣公後
至曰此熱厥也乃就浴室貯盤水水皆汲新築版傳

之臥病者其上則以青巾羃四體挹水沃之卽以水
蘸病者唇欲得水甚遂盡其量而飲之乃瘥結林潘
氏子始彊蚤起有事牖下尋病作頭痛惡寒諸飲食
自鼎沸中致之不盡三之一其一以爲寒矣卽它人
嘗之莫不糜爛彼口舌自如當暑重裘猶以爲薄衆
醫累治不效乃速洋洋曰病由下虛故寒氣深入固
結不散法當不治卽幸而可治不出三年尋以溫補
劑愈之參附輒倍他藥其後復病而卒終三年公故
多奇家大人往往命余爲之籍其後公以暴病死其
籍亡以余所睹記者稱載之財什百之一爾公有子

橋世其業字伯高初池上公道既通歲入饒益橋敏
給自負薄醫不談然公雅不問家死無遺橐橋獨當
戶藐諸孤率仰給橋橋始下帷讀父書益攻苦人言
良醫可當良相夫夫非相種耶遂爭致橋車擊轂於
路父以竒勝而橋務出什全得當則舉全功不得亦
可無敗久之聲名出池上公上卽部使者郡邑大夫
若旁郡邑皆以上客客之蚤起部署里中巡問病者
日高春則肩輿出遠近歷十餘曹其行以先後緩急
爲差甚者待之旬日不能辯至或不得請則輿疾僂
居以就橋橋出入挾四丁夫疾如鳥舉有急者或止

橋宿必不留且曰橋終不繫一隅失三隅望卽入夜必篝火歸旦日啟門安車綦履滿矣然舍利權卽幣輕重無所問其始則一二賢豪與之鼎立乃今則橋爲雄余嘗推轂伯高與之抵掌而敷陳事因並載

婺源吳令君入城府乃病洩晝夜凡百行洩皆純血欬逆絕食且昏沉醫者以爲新痢也請宣之姚令君曰毋然公止中道宿就近召吳醫乃可橋暮至六脉沉微乃曰明府下元極虛誤下且不救甲夜進溫補一劑熱寐至夜分覺乃啜粥湯病去什七八驚自語曰何速也試再診之曰明府毋憂脉歸矣再劑而起

三劑乃歸

續溪李令君季子病嘔血委之衆醫客言橋於令君
令君曰予聞第隣邑難致爾季子竟歿頃之仲嘔血
愈甚一嘔多至數升且喘欬不安枕昏瞶不安穀乃
謝衆醫邑程生得過令君客乘間就令君語曰次君
非吳不起吳非程不可招于是遣三老紹介程橋越
宿至六脉洪數而弱然猶有神劑而飲之一寐而病
減半令君德橋甚且歸程功而釋然仲旣全令君淫
淫泣下曰公活仲子幸甚第李婦謂李疾輕於仲獨
無及公不勝其哀爾

郡吏王周病舍中温病也頰面上視欬逆有聲喘急不能言雜出謔語衆醫束手蕭郡公乃召橋橋既診而白郡公吏病可治郡公曰衆醫謂陽症得陰脉者死子其謂何橋曰不然脉經云陽濡而弱陰弦而緊遇温氣則爲瘟則此脉也一劑而減半再而起三而全

徐文學深獵方書強而自恃右腰胯墮踰拱痛楚異常自中夜至明號泣不已則與二三醫者自治旬日益深文學乃迎橋問曰何症橋曰此痛風也衆醫面詰曰痛風必周行交作今或不然橋曰此其前驅後

軍且至文學自衆醫語曰先生言是我疇昔左股連
勝微痛時以右甚故未暇謀予之四劑而右足瘳文
學大喜橋曰未也嚮云周行交作必不舍公公第毋
自輕此非害事文學曰何說也曰公恃壯而躁自負
知醫如不用橋言則自及也文學既得病狀卽徧索
方書歷試之橋諫曰公故彊晚而好內下虛甚矣慎
勿輕下卽秦越人無所收功文學徐應之而自治益
急治則輒病乃復逆橋已之已則復治治又復病終
始賴橋者十餘更久之痛除病小愈橋曰公病久矣
卽小愈宜益矜服餌慎毋自輕居頃之前洩微不利

文學自以爲內熱倍橋而私進大黃丸一不行則以爲熱甚益之再不行則以爲極甚又益之愈下而愈不行則以爲熱結傾囊得下藥凡三兩不終夜畢進之明發終不得大小溲腹脹急乃急迎橋橋至脉絕矣文學曰公言元氣漸盡外彊中乾似也氣虛而投下藥則洞瀉何故不行橋曰病者投之麻葛則汗藜蘆瓜蒂則吐大黃芒硝則下胃氣存也公故中彊而下弱比年日服耗劑中氣浸衰重以良劑排擊之胃亡矣雖有下藥誰爲轉關文學泣曰公非不丁寧吾自殺爾卽不治九地猶當德公明日死

文學子學易舉孝廉病衄其衄汨汨然七晝夜不絕甚則急如湧泉衆醫劑以寒涼不效急以大承氣湯下之亦不行橋曰孝廉故以酒豪積熱在胃投以石膏半劑愈之衆醫請曰積熱宜寒則吾儕寒之者至矣公何獨得之石膏橋曰治病必分經合是經乃宜是藥石膏則陽明胃經藥也安能以雜施取效哉聞者乃服

張邦達謝邑歸年踰艾矣其貌壯碩如厠率易行偶以信宿夢遺蚤呼旨酒進人參膏二匕既而大溲稍實無它端張所善者已深以爲誤飲而釀內熱不急

下且虞有他既飲大黃湯不爲動猶以爲熱甚至于
再三腹脹膨脝駸駸石矣旬日尸寢如縛昏瞑不食
不言橋診之脉隱隱將絕橋曰腎司啟閉主二溲脾
居中制之必關脾而後轉運長者故中枵而下瀉誤
以悍劑伐之脉有死徵不可爲矣衆曰否卽中氣乏
遇下且如建瓴何不爲動橋曰公等信知脾虛不任
寒涼不知脾斃則寒涼無所用矣于是諸子奉白金
二鎰爲壽得效且四倍酬公橋固辭終不敢乘人之
急以要厚利諸子跽曰誠得一劑藉手庶毋恚于人
子之心曰第進獨參湯當下其下亦薄于治無裨既

得劑則腸鳴而洩腹脹者虧三之一張乃張目問狀
人人以爲更生諸子問曰大黃不行而人參行何說
也橋曰否中權廢矣卽前茅安所受命哉參補中而
建招搖摧堅者始爲之用此亦人參用大黃爾非自
用而能下之顧病少間而脉不歸終于不治深且復
至將攘爲已功大詬諸子曰爾曹以不治治家丈人
無人子禮茲更一下而起復何待乎橋故避深度復
爭之無益適諸子問可否乃徐應曰等死爾下則死
疾不下則遲公等自裁橋何敢與深詬愈急卒復下
之不旋踵死矣

胡巨卿之南戶部橋同里人巨卿喜詆諧故與橋習則以久不宜子請壯陽方橋診曰公寸脉浮洪尺中沉澁火炎而不降水涸而不升水火不交是曰未濟法宜滋陰補腎庶幾相濟相生使復壯陽則火益炎而水益涸欬血嘔血將不可謀殆矣巨卿大笑曰吾五十而善飲彊飯不異丁年何病徒以陽痿精滑願得方藥壯之子好隱乎則可使子而良醫也安得出此餘竅之言橋首應曰吾竅通於心吾言出於先聖公不見信衆竅虛矣尚復何言巨卿曰吾對滋陰藥如奉漏卮無益橋曰技止此爾巨卿中道遇邑人老

而舉子首得壯陽方至留都亟服之歎而失聲已復
歎血久之肉削大洩浸勤則遣使齋行資逆橋橋謝
不暇私語所親鮑遂病深矣第請告歸歸卽召橋歎
曰不用公言至此矣頃藉公福澤脉不數聲不啻骨
不蒸血不歎獨大洩日三四行爾橋曰否否今夫數
者啻者蒸者歎者則陽火未熄猶可鼓而行之今熄
矣卽鑪鞴無及也無何而絕

槐塘封君程季翁今少司徒父也翁年汰耆當暑傷
食而瀉方甲饋藥佐以當歸天門冬翁按方而日籍
之示二從子子安大端知醫者並指當歸潤下天門

冬寒中惡用此翁正色曰方君宿學宜非爾曹所知
一再服而瀉有加四五而洞不禁翁以赤管署日籍
曰二藥誤矣方甲庚至翁以從子之言告之甲默然
第俛首曰病易與爾已乃祛篋出末藥授翁且曰翁
遁進三分病良已蓋澁藥也翁如其言無驗乃召橋
家人率以爲常診畢輒請藥橋宣言曰公等泄泄無
寧謂翁病易與邪始瀉法宜溫中卽勿藥無害二佐
不宜於瀉則兩君子所明翁在季年中氣不固乃今
下洞而中潰誰則尸之公等勿謂無傷中氣且陷將
脫矣聞者灑然而異信不勝疑橋主補中益氣湯去

當歸加溫固之劑四劑而行浸緩大便鞭方甲順道
省翁翁告橋狀且曰吳君亦忌當歸天門冬甲默然
第俛首曰病易與爾已復眩篋出末藥授翁家人環
視曰此嚮者藥也固無良甲曰彼陳此新遞進如前
病良已翁中氣業已漸復既澁緩行翁顧多甲功此
其人宿學不虛矣旋求湯飲仍入當歸家人以爲言
甲徐應曰病易與爾病後恐陰火熾法當補陰翁然
之數服而洞瀉如故翁以赤管署日籍曰誠哉二藥
爲害乃復召橋橋曰何再誤也按舊方更進之病漸
平大便且將實矣橋謂翁久瀉徒倚辦湯液非腸胃

宜乃更爲丸卽責效少緩可無卻慮翁曰善日服丸藥駸駸向安方甲復省翁翁告橋狀甲曰善則善矣第翁陰虛而火易動不先制必上炎故法當補陰蓋治之於未病也司徒公侍側曰補陰卽補血豈仍用當歸天門冬邪曰是也公等忌天門冬請易以麥門冬僕別立一方爲丸則什全矣司徒公未決翁正色曰方君宿學非爾曹所知毋輕議藥服之數日而洞瀉滋甚將不支翁以赤管署日籍曰二藥害事無疑矣乃復召橋橋固謝不往甲技窮而終不屈卽家人交詰之甲默然第俛首曰病易與爾翁旣革乃強邀

九國集
卷之三十一
橋橋曰大事去矣卽長桑君無能爲翁二從子曰方君明知二藥不宜卽屢害事猶然不舍何說也橋曰方君宿學豈盡吾儕下哉始而誤投過也亦旣見察矣豈必馬肝爲辯味邪直將糝一苦以雜什良可幸無咎則以滅察者之口庸詎知其速禍至于斯乎家人彊橋百端卒不發藥後數日甲至猶曰病易與爾飲藥食頃而終

封君兄子嗣恩故肥白藥瘍過當腠理皆踈始覺汗多久而益甚一發則汗下如雨厥逆反張口噤目瞪痰喘竝作良久氣反小便不禁瞑不能言旬日益深

日十數作諸醫謝去橋旣診而按諸方則曰經云汗多亡陽此柔痊也諸君失之矣乃重參耆次附桂芍藥次龍骨牡礪飲之半劑而寢復者將升屋而號橋曰藥中病而行得寢乃復非死也亟爲粥湯待之頃之呻吟呼粥湯少進再劑而愈三月而後復初

程叟名龍亦槐塘人也叟年八十而病溺濁不禁則隱几而日夜坐不復近衾稠橋診之六脉沉沉垂絕矣叟命孫諸生希文扶起曲跽告曰老夫春秋高子孫僅立門戶死其時也吾從姪繼鸞年四十病瘵且危家極貧舉室五口嗷嗷待哺願公肉其骨卽龍死

賢于生就而診之臥無完席室中僅二缶作炊然左
脉平右脉虛大而數曰此憂思傷脾故爾治宜補脾
抑肝叟聞療者可生則大喜過望其病一再劑而愈
踰月療者無恙則夫婦帥諸幼子羅拜謝之

臨河太學生程應兆妻故多病三月不月已忽微行
諸醫以爲積血而力導之惡乃大至舉身汗溢垂絕
而甦則又以爲虛極而重劑補之上視反張驚搐昏
脊飾巾待盡母氏悉出橐中裝爲贊抵橋診之脉雖
離經按之不絕橋屏贊而宣言曰此妊脉也羣公誤
以爲積血迫之大行胎離經而欲下則血竭而途窮

陽氣無陰血可依則浮騰而上越胎隨陽上逆而觸心故上視反張驚搐昏瞶法不當死乃予順胎散始進甚難既及半而藥力行嗒焉而寐諸醫目橋曰死矣橋曰藥中病乃寐諸公待之頃之呻唵始云頭痛諸醫以爲餘燼也夜分乃終橋曰中夜陽生比當來復時至而圍圍乃少舒詰朝爽然俄仆臥內諸醫目攝橋曰真死矣橋曰胎欲下而血垂盡壅闕不得行尋以順胎散下之則下血塊大如拱諸醫目攝橋曰吾儕固以爲積血果然橋徐應曰非積血也胎也立引水激而濯之外紫而中白具人形病者漸安諸醫

乃服

應兆之叔名梅就橋問藥橋曰何病梅言飽食則關
鬲稍覺不舒橋診之兩寸俱澁尺中沉數橋曰君脉
病矣是爲陰火上衝春至肝將凌脾噎矣橋饋君藥
固當歸罪於橋橋不敢知謹謝不敏梅愕然曰吾年
始壯遽至此乎橋笑曰如使橋利君而故言難則令
姪婦之病誠難矣金橐具在橋胡爲吐彼而茹此乎
居無何梅患中鬲不利復就診脉橋固謝如初諸醫
則以爲無難不旬月而噎死

陳臬休寧環珠里人中年兩脇極痛楚冷汗淋漓伏

枕惛惛嘔逆絕勺飲者六晝夜家人畢治喪具計無能爲橋診之曰無傷此畜血爾家人曰固也昔者嘔血數升卽有畜且盡矣橋曰畜未盡爾盡則當差日暮乃投補中行血一劑飲之僅內其半中夜尸寢家人升屋而號橋曰子之半陽當回故寢以需來復復則敗血行矣第具人參湯待之雞鳴而甦大汗大吐大下下則垂垂滿器如腐肝敗骨乃進人參湯大汗漸止又七日乃復初詰旦逆橋遇梟戶外橋曰小愈懼將加何輕出戶梟笑曰舉宗無一人謂我活者我故亟起示之家人前拜曰偉哉公國手也第畜血而

腹不鼓云何且昔嘔血數升其後何畜之多也病得之怒而傷肝或以蹶而畜血傷肝則血不納畜血則道不通猶之溝澮塞流則新故皆壅矣故多也病者曰信

汪鑽居休寧市南始壯輒患嘔逆胸膈痛諸醫悉以膈治骨立而羸久之垂絕而汗如流水漿不能入口橋診其脉卽浮濡不任按無他端橋曰此停飲爾諸醫謬以膈治病者心悸則氣滯於胸中血從氣行氣沮則血亦沮矣此以二缶鐘惑也第先屏二缶然後治之瘀血當下病者憮然爲間曰敬如公言遂修行

氣一劑飲之飲未畢而痛止徐下黑糞瘀血畢行乃平

橋過章祁則里人有遮道者告曰汪一洋年五十所
溲血後發熱畢致諸醫或以爲傷寒劑以發散或以
爲痢後虛損劑以補中久之讖語昏迷四肢厥冷蓋
不食者旬日矣卽其家絕望以待盡願一診之橋曰
此熱厥也吾能活之則予石膏黃連湯一服而蘇再
而間五服而愈

呂廷充太平縣江村人年二十五得奇疾疾作則衆
竅氣全出瞑而垂絕家人爲之閉口鼻塞兩耳握小

洩抵大洩乃稍回氣蒸蒸出毛孔中良久始定紹介
布幣逆橋往視之橋曰病得之內而受驚陰陽兩脫
橋不能往第以大溫劑投之介者持方藥歸三月而
愈

近隣金節年如廷充始病潮熱夢遺面頰而欬血歸
就醫而病少間已復愈竒疾作則如束薪蕤湧泉由
脛及股直達如貫槩傾耳而聽轆轤有聲聲至則堅
彊不仁膚革壹如木石聲至臍上直抵咽喉則舉身
如偃木偶臥石人噴嚏不通水漿不內良久忽發一
歎身柔緩如常以日計之凡六七作諸醫斂手逆橋

視之脉數而浮不任按病得之荒淫不節以故陰虛
火炎此其甚也爲之正治則以一杯而熄輿薪無已
則從治之主以甘溫佐以清涼可也日一劑皆有驗
迄于旬日而新疾平其父以故疾未除則挾一方士
自九華至乃悉屏前藥日烹一鴨餉之藟以人參和
以大棗無何火症復作中鬲膨脝乃復逆橋診之則
六脉浮取加弦弦爲木旺蓋以啖鴨而傷脾氣故肝
木乘虛而克之不蚤從橋將變而爲中滿矣急以溫
補爲劑治之兩月乃安

程氏有少婦病小腹痛吐痰多嘔清水發熱泄瀉肌

削而屏養，殮乃逆橋。六脉沉細，弦數。橋曰：此積飲也。法當發其積而病可除。第病久而屏，母伐太過，劑以補中，去濕，小腹大痛而昏。既則嘔水盈盤，沉沉皆綠色。衆異曰：何爲有此橋？曰：吾固以爲濕熱也。地下濕，則苔生，其綠同尋，無恙。

橋同里趙氏婦，故孱弱，有身七月，病不得大小溲。醫者通以四苓利之，卒不利。久則小腹前後脹急，痛楚燥亂，昏憤殆將不勝。橋診之，則以補中益氣湯加黃連爲劑，一服小溲稍行。明日爲湯液五斗，呼挈壺者口授之。扶病者坐臨盤，通引湯沃病者腹沃已，口授

產姬舉手奉其胎大小溲卽行病愈矣病得之食訛而唾未盡其遺毒觸胎病者故內虛胎氣下墮而壓胞矣或曰胎壓胞而不得小溲誠是也大溲何爲橋曰小溲塞則鼓膀胱是將壅大腸其氣亦爲之不利故爾聞者曰善

吳鴻臚璵妻余姻氏也是爲左司馬鮑公女年三十形故肥當暑而殮如常詰朝不起啟視之瞑目昏憤口舌唇吻皆色深墨痰如鼓鞞有聲勺飲不能下咽卽千金藥無所用逆橋至六脉浮濡謂鴻臚曰是本風痰兼中暑故爾卽以厚香薷飲灌牛黃丸輒能下

痰聲殺爾更進少選墨色退而爲黥薄暮色如羊肝
詰朝微紫爾出入前方稍加補劑五日始張目能言
踰月如故

休寧榆村程氏故有孕婦且四月矣著寢而履橋版
偶失足仆地扶起則自上視而瞑昏憤而爲鬼言七
日卒又明年太學生程鈞妻者亦旣四月姪矣著寢
而履橋版偶失足仆地扶起則自上視而瞑昏憤而
爲鬼言一如嚮者家人筴其必死其母家則逆橋視
之寸口脉動而微尺脉按之不絕右差勝橋曰非直
病易去也胎且安主生男聞者愕然乃以大劑參著

加安神寧志僅服過半舒氣一聲而目微開問之則歷歷所遇皆亡者言畢復瞑復進前藥乃甦日漸得安七日而愈家人謂二婦孕同月履同屐仆同地病同時一死一生何也橋曰往者橋不及見無敢以口給臆之今病者故中氣虛姪子食母且盡母失所養而震驚出其不虞氣下陷而火上炎痰壅心絡故憤憤欲死非真死也又謂見鬼物者何經云脫陽者見鬼此無足怪

橋兄子曰燭一子始孩累日發熱蒸蒸驚搐昏憤衆醫不知所出速橋診之橋曰瘧也寒邪外乘閉而不

九區集 卷之二
出是呱呱爾飲藥已數中氣乃傷藥不足恃也當置
沸湯一瓶撤其蓋令保母抱子坐湯側稍遠擁被圍
之湯氣自遠薰蒸少飲藥內托麻出而解無何叢睦
汪一濂孤子病如之仍用嚮法並效

里人王英妻年三十所病脹滿劑以補中氣利小水
者皆亡功久之喘急而汗露衣嘔逆不能下昏亂殊
死橋切之浮取弦數沉取澁滯則以爲畜血下之宜
或以汗多亡陽亟下則速之斃爾橋曰否病蹂血滯
故氣壅壅則騰騰上蒸而汗出焉遂進桃仁承氣湯
薄暮始進嘔者半之中夜下敗血三升喘卽定乃酣

寢詰朝腹脹悉平

城北王萬戶儀病久瘡逆橋診之橋曰公脉陰陽兩虛第補中兼治瘡多服乃止慎勿輕截輕則爲害滋深萬戶不然召他醫以希速效瘡故間日一作旣截不止則晝夜不少休眩暈昏沉四肢厥冷粒食絕矣家人筴其必死乃復抵橋橋診之六脉垂絕急投溫補重劑三四進乃回服藥三月始無恙

汪舍人雲程年近七十患胸脇痛轉側滋甚寒熱交作喘欬煩燥再信不能伏枕羣醫下之而病益深橋診之六脉浮滑大而搏指橋曰病得之過飲且內故

火上炎劑以清涼一服而愈

溪南吳元謨有子婦病瘵三年隣家有事庖厨卽相去百步而遙必先言食品乃求食其母憐之甚日餽一雞餉之橋曰此傳尸蟲下之便舍人頓首曰吾家死於是者七人矣願公除之飲藥三日腹痛甚而下二蹻修尺有咫大如箸赤首黝背頰腹其狀如玳瑁然七日乃下七蹻其後者差小爾蹻旣下婦不復求食母餉之雞則以餉諸御人其母叱御人攘吾女而自啖也卒彊之食遂作瀉而終然其家故病傳尸迄今無患矣

休寧新樓金棠年近壯故病發熱欬血橋治之平戒
之曰君六脉皆數右細而左弦此爲陰陽不和氣血
偏勝病良已第親藥餌踰年始安不然偏痺且至棠
旣愈遂踈橋越二年暴怒而偏左痺矣病且革乃逆
橋橋曰脉無異於昔年可無死第末疾已則故病乘
之必善養再踰年而後可家人謂得須臾無死幸矣
何論兼年無何末疾平發熱欬血復作攝養歷二年
所乃安

程氏兄弟並洩血兄瘥弟劇則以弟逆橋橋入中庭
必由兄室乃達弟室舉目見兄在室煩亂其言支離

戶外徐視之死氣黦黦弟婦速橋未入則弟自臥內
號咷橋坐而歎曰異哉兩君子俱死矣然瘥者顧急
則予望而知之劇者顧緩則予聞而知之長君色有
死徵次君聲有餘響故也既而診之兄脉將絕病得
之內重以誤下亡陰家人以爲然病者始病而內以
故裏急後重乘之族醫通爲之下急重乃通今絕水
漿四肢逆冷法曰下痢煩燥者死語言錯亂者死四
肢厥冷者死水漿不入者死四端皆在不治橋何能
爲家人慄然自失乃進百金抵橋橋固辭中夜兄死
及診其弟病視乃兄爲輕或當小愈第多嗜多怒亦

必不終旬日溲血平尋以過飽淫怒傷脾未幾卒
姻氏黃贈君濡富傾郡年踰艾病胸膈不寬族醫或
以降火而劑寒涼病滋甚又或以過傷而劑辛熱病
益深贈君始逆橋形神如故橋曰公脉兩寸並溢餘
皆弦數而躁兩尺特甚病由陰火炎上盛怒傷肝血
溢而不歸漉而不散久必嘔敗血如腐肝此血膈也
法當不治贈君不懌乃謝橋踰月卽嘔血如橋言請
以千金爲壽橋避席曰橋終不能效一七之勞卽捐
金穴非所任也旣而欲千金者麇至百試亡功後果
吐敗血如腐肝乃卒

休邑居安太學生黃瑚亦富翁子丁年壯碩過橋就診而請方橋既診而問曰公何病瑚曰僕痰火爾乃今客白下願受方橋正色曰公之脉在不足或沉而細或澁而弦公不及知人不病而脉病矣春至病必大作作則吐痰欬血飲食不爲肌膚殆矣瑚默然不應第徐徐曰僕痰火爾願卒受方橋曰公必問橋春至必病橋幸毋以方賈罪明春病果作悔不用橋言則戒車徒逆橋橋固謝不往語其徒曰大事去矣必吐黑水而終僕夫歸報命及燕陰聞計而信

洪中主人蔣鑿年六十體故厚飲食起居如常惟胸

膈稍稍不寬直自以爲痰火爾其婚氏徐文學則嚮所稱獵方書者也久治無驗邀橋同往診之橋曰寸口脉澁非痰火也此爲血膈頃之必有死血出焉勿謂無傷法當不治聞者大駭然疑半之橋又曰公病之來且速亟問良醫如稍遲又將歸咎於橋發之晚矣其後復來召橋再信始至徐執橋手私問曰公胡遽知其爲血膈今果然疇昔嘔紫黑血塊如指大者數十百枚徒諱疾惟我兩人知爾嘔後覺胸膈頗寬自益驚喜公之蚤見審矣茲注數百金抵公公勿辭橋曰不然乃公卽素封鬱怒積矣怒傷肝而不藏血

血隨氣逆行宿血去而新血繼之猶之沒也緩治則緩死速攻則速死橋何賴邪後更數醫月餘死

縣諸生程鉦是爲太守金兄勞後感寒寒熱互作橋診之曰寒熱非能害事也第寒熱退而虛損乘之難爲力矣旣得藥而疹悉出臥起如常橋復診之曰公脉從虛得損危若綴旒今且無虞病未發爾及今重補猶懼不遑毋泄泄也尋以重劑補之其脉如故鉦求速效乃逆他醫數月死

里人方武安爲橋中表彊年健食目青新平就橋診之求藥調理橋察其脉沉數短細三五不調灑然曰

異哉人不病而脉病彼自云無他病獨病目後求藥
調理爾橋曰兄故好飲濕熱太重小溲必不清濕熱
上蒸中鬲必不利久則痰越肉削而斃矣武安勃然
頰色良久徐曰有之如弟言橋曰自今第先理脾祛
濕熱然後補養庶幾無害將踰月而小溲清長中鬲
順利則大喜已復召橋橋曰兄病已而脉稍平惟保
終爲惴惴爾旣而所親有薦方甲者甲曰病不足治
第八劑而刈其根武安業已心德之一再服而神愈
王大以爲快遂踈橋踰年痰越肉削而死
里人鄭元俊少年而病欬血就橋診之橋曰足下六

大國集 卷之八 二二
脉沉數無神此瘵徵也春至作矣僕無能爲役請擇
良醫任之其人諱疾而憾直言交遂絕嘗從稠人中
觀雜劇則故睚新醫相與高談以侘橋橋語人曰彼
其諛浪夸人尸居餘氣爾卽司命無能肉其骨何論
庸庸及病作乃卑禮逆橋問病何狀橋曰往年已告
足下終不易吾言踰月死

郡諸生方策聘子婦年近笄病脊脊骨墳足不能履
診之則六脉遲澁大非處子所宜橋曰病得之失足
而蹶適足太陽經受風積血未行久之敗血爲菑督
脉不運故脊脊骨墳兼有濕痰故不能履法當流注

死獻成伴諾乃委他醫他醫悉以爲輕不期月而死
流注

方生簡者婦病五年日恃體不盡一器至夜則頭岑
岑逝絕逋甦達旦乃定諸醫弗治余弟會讓生務弔
詭里有秦越人而不親生泣曰往母疾幾終值令索
伯高宗人急伯高懼連坐匿舍中簡謁百端卒不敢
出藉令婦賴伯高而治其如羊棗何會彊之橋始至
曰少食久臥肌宜腴今且腴而脉不數奚病爲或婦
當震大損血於頭審是治二年可受胎復產男而起
矣蓋婦嘗姪哭姑髮根有疣如豆大出血數升匿勿

令人知尋兒男弗育也治不補氣專補血果二年而
舉子命之曰去病遂如常

里人方大激故病瘵且成賴橋而治既病食痺幾殆
亦復賴橋會橋出疆其人不戒而病作虛火中否日
恃粥而啜二三陰火上騰自湧泉起喉暗欬血盜汗
夢遺舉身潮熱而羸泄瀉不止所親皆以爲不起橋
歸而復診之木脉沉數而弦蟲內蝕爾下之得羣蟻
皆異狀并去瘵瘵尋愈

羅田方生年二十五內而蚤起枵腹而服勞無何發
熱頭痛醫以爲內熱乃劑清涼三日汗流昏憤欲絕

橋診六脉皆不應指甚則微若蛛絲橋語其父武靖
曰郎君甚危此虛脫也急宜重劑溫補卽稍緩稍輕
無及矣武靖唯唯一劑而愈近月乃安

橋表姪方輅亦出羅田自浙病傷寒諸醫不效歸再
挾日熱不退耳稍聾體倦心煩醫率投以補劑漸至
昏瞽絕食楯衣其子爲之治棺且逆橋至六脉弦緊
而數病由傷寒未解而復感寒幸而年力方彊非汗
不愈尋以麻黃石膏湯進得汗而安

王村王生病發熱頭痛腹脹甚醫爲之解散熱退而
痛如故且不得前後溲又以大黃通之大溲稍行小

洩赤澁脹痛特甚醫仍以爲熱結將復下之橋診曰
病得之三勞倦且內復食冷爾內則損腎勞倦食冷
則損脾腎主大小洩腎損則不能轉輸故作濕熱而
爲脹滿藉第令亟下則將亡陰脹滿有加矣危之道
也王俯首叩枕曰誠如公言三者皆如見遂投人參
五苓散一服得前洩再乃大通痛亦尋滅病者求通
後洩急橋曰公六脉沉微且數必假信宿脾氣始回
脾得主則濕熱將自行毋欲速明日大洩自下調理
月餘而愈

長原太學生程本中余弟子也其室年近三十產後

病三月而垂危家人徹帳去枕以待終喪具畢具適
橋入里其兄當車邀視之瞑目無聲肉削且盡四肢
厥冷獨心坎微溫診之則六脉沉微卽將絕稍有神
氣急投溫補大劑一服氣轉而能言橋曰幸哉可無
死矣治之數月而愈

兄子一龍幼而患痘方七日痘多而不起四肢皆涼
痘色如浮萍乾紅枯紫渴甚啜茶水日數十升水瀉
不禁諸醫以爲寒也遞以木香異功散獨參湯溫補
之旣而下結血數枚諸醫辭去橋至則以爲火症衆
皆不然比日身涼飲水多且水瀉不止卽有熱無傷

矣橋曰水瀉者挾熱也身涼者熱厥也視其口則舌
有紅斑一黑斑三語衆曰此非熱而何遂用大補寒
涼之劑投之一服得寐而瀉止詰朝四服痘色微紅
活有神九日而起

諸弟叅軍道喚季子年十三胃故彊居常嗜果蓏右
膝痰核墳起徑一握有竒遜召瘍醫皆不效橋曰非
瘍也爲食傷脾濕熱作痰而下注於足如必以瘍治
又將損脾它病出危矣瘍醫卒用事內外以燥藥夾
攻之居月餘近膝肉潰而膿出瘍醫則又以爲毒徵
也持故方益堅無何益上墳而及小腹瘍醫傳以峻

劑愈上至臍痛楚不支堅如木石小溲赤澁大溲或瀉或澹咳嗽吐痰間雜以血潮熱進退食少肉削而羸瘍醫猶以爲疽治愈峻逆橋再至則六脉數而疾細而沉橋持議如前難者旅進曰非瘍何故出膿橋曰藥瘍必以惡草而傅之膏久之卽良肉皆潰何必疽發假令脾傷而不運則濕熱積而不行時而及腹時而及臍久之腹且望矣自速之斃而不悟何哉如必用橋第健脾利濕脾健而濕行無他技也然而欲速不達第以歲月爲期家人始入橋言遂以六君子湯加黃連川草薛以此出入年餘幸無恙矣

環山太學生方勉孝丁年病孱面生赤食與肌遞減矣卽內卽遺皆不害或病作日三四溺亦如常第多一行則自項領以上凡在頭顱面目唇舌髮膚忽若崩頽昏眩不支嗒焉欲喪遞進補劑久而亡功逆橋診之心腎微數無力橋曰病得之旣內而臨小溲忽受驚恐法當分治病者俛首唯唯於是早劑補腎晚劑補心旬月而愈

余入佐邦政伯高送余績溪邑人章巖賜求醫蓋病挾日者再矣始而發熱甚而發斑太甚則搯衣摸床昏瞶五日不食診之脉無異徵獨故所進諸藥雜施

無岸則予黃連香薷石膏湯一服而蘇再而去者太
半三而全愈

橋客皖德邑人胡有濡其人壯年偶以訟繫士師歸
數日而發熱醫者以爲痰火治之旬日而病益危橋
診六脉隱見不常且舉身紫斑發矣耳聾口噤目上
視楯衣摸床昏瞽絕食者五日語所親曰疫也於是
所親皆走匿獨其室曲跽乞哀橋曰故人故有禮於
橋病雖急橋安能若此恻也卽以寒水下辰砂六一
散稍飲輒少安尋授柴胡石膏犀角湯一再服而病
去者大半七日愈

有濡母中年親酒而踈穀倏心亂恍惚日夜啼泣如不欲生橋始診之曰脉無他但此病非歲月可已假令用藥卽積寒涼而他病生但勿藥而聽其自愈顧語不入徧謁諸醫治踰年而病益深逆橋復診橋曰脉雖稍損於前然不爲害第勿藥而聽其自愈耳母敬諾每月必逆橋一視之橋持議如初勿藥踰年而愈

有濡父且遁以疝作逆橋橋以其人習飲醇第以涼劑而清濕熱遂愈一日疝作適橋他出乃逆方生家人出橋舊方示之生按方而治不效頃之則小溲浸

短小腹浸堅病者以爲憂生乃任其無害已復逆文
學先生至注黃金二鑑內文學篋中文學力任之治
再信而病益進短者枯堅者石矣旣而橋至則病者
遞出錯言橋心異之此神亂也有濡由由自若橋旣
診而不言媪問之復不答媪卽長跪號泣有濡不知
所爲媪曰吾固謁危吳公遞許以無恙今診汝父而
有憂色母問病狀而不言殆矣橋首應曰媪言是也
有濡曰家大人疝遞作賴公一再劑而瘳乃今兩君
子亦倣故方何卒不效橋曰此刻舟也今病得之內
病當在陰兩君子復以陰藥投之嫌於無陽也旣以

除劑陰陽失其健而不能運則壅閼矣家人偵其故則故女豎私焉橋辭歸且中夜死文學旆篋歸金而去

予弟道貫乘醉而內從予京師病損咯血比歸咯血良已獨肌與食遞減泄瀉日三四行眉髮幾盡脫橋與補中益氣湯去當歸加山查服百二十劑不效予弟日請更他藥橋不許他醫或言腎爲胃戶法當補陰橋曰脾爲水穀之海脾王則精溢今脾弱甚矣譬國中無王日修疆場無爲也又服三十劑而瀉止又五十劑遂如初

余時雨年三十所病發熱咳嗽食少肌削大便溇重
以上越而欬血下陷而頻夢遺繼之純血醫皆不效
乃召橋橋診之脉芤而駛橋曰可以無死病重而脉
輕病由脾腎爲酒色所傷用藥故多跋躓傷脾利用
實脾實脾則偏於躁而腎水愈涸咳嗽有加傷腎利
用滋陰滋陰則涉於滯而脾土更傷泄瀉浮腫且至
今第分治早用滋陰丸以補腎晚用補中丸以健脾
主以二九湯劑隨時出入踰年可已時雨敬諾歷二
載乃平

呈坎羅鍊年近壯病中脘痛連背脇及心間吐清水

久之痛甚如割乃再信憺憺族醫技窮謂六脉絕矣
橋後至則曰此停飲也痛甚故脉伏非絕也遂以溫
補之劑投之一服而脉見再服而愈

淮王習聞橋良則遣中使紹介郡大夫逆橋之國王
病甚謁王於宮王曰寡人故懸千金以購不穀之軀
請奉五之一爲先生壽橋避席曰橋非慕千金至也
王幸以明詔詔橋王曰寡人病且踰年其始發則潮
熱遺精唾痰欬血乃今喘急泄瀉肉削而羸朝食後
輒昏眩乃甦日食不盡杯之半先生至是天不棄寡
人而肉之骨也橋進而診六脉舉之則弦細而數按

之則短濇而沉橋曰王玉體故下虛重以飲食男女
無節今且極陽浮越於上無所依遞按故所進方或
已寒或已輕或已燥是皆斤斧故創益深請以清上
補中之劑進之一服而喘定欬止三服而脉浸和未
及挾辰諸病如脫王大喜橋乃告歸面謁曰玉體幸
平脾氣猶然未復橋謹議方以善後惟王內之自今
願節口腹戒暴怒慎自保踰年乃安假令強食傷脾
將復泄瀉非橋所敢知也王曰善既踰三月日進藥
有常體益平髀肉駸駸長矣頃之使者相望於路趣
橋輒行橋至見王於宮病狀大異疇昔橋問曰王何

爲及此奄奄也王曰先生有大造於孤使饗宗廟社稷孤不永乃復藉手於兩生始郡守進楊生亦歎人也生曰王亡恙第減膳而形不充經曰形不足者補之以味五味固所以爲養也願王少進勿藥而寧孤不幸聽之一再劑而瀉矣旣而藩司進許生者則太學生其游說與楊生同其劑大而用衆爲味三十五皆燥藥也瀉者一再服而洞矣乃今諸症畢作先生其謂之何橋謝曰橋固爲王丁寧王卒不用乃今百橋無及矣王曰非敢必有功也願奉千金者二先生幸留而寬寡人橋退語宮監曰王不旬矣橋安敢繫

千金比王薨去國僅九日爾

淮府儀衛司周千戶孫幼得軟脚疾治者以爲痺也
百治亡功橋至診之六脉沉滑無力橋曰病由多服
燥藥而傷脾氣脾氣不運故積濕痰氣下陷而痰從
之故足重而軟爾劑以補中去濕加葶藶木瓜寄生
半夏一劑減半四劑復初疾趨上殿而朝王大驚異
鄱陽王令領邑甫及暮病欬嗽唾痰其痰稠黏而臭
惡且雜以血久之潮熱失聲食少肉削閉戶踰月將
乞骸骨歸幸橋至診之橋獨任其無害令諤諤固且
問橋橋曰此肝氣凌脾治者謬以爲陰虛火動劑涼

則脾益滯津液不通肝愈熾而無所制矣法當扶脾抑肝三劑如脫七劑而出視事

程叅軍汶休寧由谿人年近耆故病痰喘秋冬逆作春夏浸平頃歸自留都痰喘如昔一醫以爲熱也劑以石膏再服而痰喘不除加以泄瀉一醫以爲攻損而虛也則以人參峻補一服而痰喘大作喉壅塞不能言瞑而憊憊醫藥辟易諸子紹介橋所卽不治第少盡無所解之心橋至診之寸口浮大弦數搏指然不任按病得之鬱怒而傷肝氣法當緩治而二醫以燥急乘之故甚脉雖九死猶可覲一生乃以導痰湯

爲劑加芩連麥門冬一服而唾結痰有間稍寤未盡
二服結痰越出喉吻間不能唾則脫簪入口而衡引
之纍纍連綿去如敗絮者盈二缶喘乃少定瞑而惛
惛如前偃臥如尸七日乃寤寤則呻唵出息目微開
始進勺飲間日一劑踰月而安或以參軍方趙簡子
云

贊曰古者醫不世不良是以君子論其世也吳門之
醫世矣至長公始大行伯高亢宗益濟其美雖小道
夫非龍門之史絳侯條侯之將韋氏之經術乎哉人
謂作者用竒述者用正卽相授一道同歸而殊塗顧

長公博學而師古人竒而不失其正伯高讀父書不加益至其省括中命率以正爲竒兩者不可勝窮其斯以爲善世之業也太史公爲扁鵲倉公立傳術非不神概諸有熊氏之言則什一脗合爾余所睹記其嚮用壹稟於遺經經正斯無邪故足術也余不佞惡用語怪爲哉伯高有子文仲駸駸以傳業名蓋三世稱良矣

太函集卷之三十一

太函集卷之三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九首

孫節婦范氏傳

昔穆叔侏范氏當世家而林塘獨著吾郡節婦林塘之自出歸草市孫文絢二姓並以閭右豪海陽世婚媾節婦父澤而母汪也則擇可而字文絢文絢始勝儒冠醮而逆婦甫廟見而文絢痘甫挾日而文絢亡當是時范年十九自飯含輒絕粒決筴以殉文絢姑執范手痛哭曰婦從夫卽舅姑安能奪若志顧舅姑

老矣非子若婦將疇依乃今不幸息子暴亡吾待而
終者賴有婦在婦在與在婦亡與亡吾寧先若亡無
寧喪吾子喪吾婦而然獨也諫者入曰姑脫不保
繫爾之由縱自輕爾將何以面夫君地下乃請舅姑
立文絢後豫營同穴以誓靡他舅姑悉從之范於是
乎始粒姑以兒女畜范從其母黨名曰金閨范壹以
父母事舅姑不啻文絢之在子舍進問煖寒羞其旨
非執婦事不及堂退入於房治麻臬具衣裳非釋婦
功不及闕居常非門內親不見非梱內事不言故裝
甚具悉屏之非縞素不御自始髮以迄白首人言無

間於舅姑里婦語曰豈必共姜里有林塘節婦藉藉郡中矣督學耿使君檄博士諸生舉節孝得范狀表其間何太守采其事載郡志中志備矣范垂老且病飾巾待期范有弟曰樓竊多姊氏之節則以部使者書之棹楔有司載之春秋於姊氏稱矣郡有汪司馬者著一家言藏之名山寓內莫不待一言以爲琬琰姊氏庶幾古之列女願托副墨之子以歸九原司馬聞之曰在坤之謙妻道臣道一也人臣之專乎報主者豫讓以不貳特聞顧其遇主何如猶貳之也節婦始有家不旬日而寡卽琴瑟相友僅僅爾何論鐘鼓

哉節婦從一而代有終此徒以禮義從非直以親暱從也語曰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也終其身也節婦於是乎有令終矣方其改慮而稱未亡也求無負於舅姑若夫子寧詎求合於人言卒之間史上之有司有司上之所部而書之棹楔載之春秋則亦人心之所同然者也不佞鄉人也將無同乎將無同傳可也

許母汪孺人傳

許長公居東門誦義州里其少從汪受室是爲孺人孺人左右長公中歲傾縣於是大治宗廟爲宗人窮

乏者置田廬舉宗德長公若孺人則爲二像世饗之
廟其諸待而居食者則爲一主並祠之廬不佞問俗
而居習其事竊謂富而好行其德惟長者能以不佞
所聞孺人率由力作起始歸而績中夜不休及旣饒
績猶故也始歸而跼履攝衣卽敝垢不數易及旣饒
敝垢猶故也始歸而務織嗇卽毫釐圭撮必矜及旣
饒矜猶故也至若長公之勤宗室何事數十千緡顧
梱內無所擁闕又從而推轂之此其操羸縮合易于
異日者配饗長公州里無間然矣長公有庶弟曰禕
籍郡諸生甫終母喪儼然以喪服見泣而請曰東門

氏無幸冢婦以天年終降服之謂何穉不得喪嫂如
喪母也不佞正色曰降服禮也何哉喪嫂如母有說
乎曰先處士嬖姚姬穉母無寵嫂以冢婦當戶陰有
德於穉母調護百端穉始生母岌岌幾殆卒之賴嫂
而舉穉賴嫂而保穉母完穉痘且危法當不治冢兄
嫂手稗湯藥出九死而生之穉始髻冢兄命之學比
出宿冢兄嫂涕泣而遣之穉始婚于胡冢兄嫂春秋
艾矣冢嫂則以身下季姒有事則獨當其勞冢嫂之
友胡亦猶乎冢兄之友穉也無祿仲兄卽世藐諸孤
在焉冢兄嫂之拊諸孤亦猶乎其拊穉也冢嫂少不

宜子適置媵進冢兄卒不宜則立仲兄子景星爲後
冢嫂拊之不啻已出視諸孤有加景星幸以貲爲光
祿署丞納江氏婦且有孫矣在禮生之謂母慈之謂
母保之謂母乃今生穉者母也慈之保之者非嫂之
母而誰母哉重以拊仲諸孤具有母道穉也徒食嫂
也恩顧不得爲母也服此穉之所爲望望者也嗟乎
陳平智矣嫂氏猶以糠覈叱之季子始孩卽呱呱且
不保又安能逆覩其服事鼓篋爲諸生鴈行乎卽季
子不必賢於平孺人賢矣師道猶父道也故爲師服
心喪然則季子當何如服以小功終以心喪可也

程長公傳

長公系出槐塘宗齊國而望昌國長公幼受儒術矢將奮武繩之學射踰年業已當室母太恭人嫠也仲五年而孤長公計守窮廬頰印且不給寧去而賈以紓家步庶毋憂及孤嫠異日者修吾業而代有終則仲氏任也則之浙賈鹽筴齋用小康會家難生喪故資芥乃與梱內更始畢力治新裝居數年故業復起仲受詩外傳長公以爲才使當轂而推輓之有前母卻雅游東越錢氏蔣氏可任仲師擇舉宗儒者得諸弟嗣光可任仲友則並遣人越受業二氏之門修贄

授餐悉長公自出仲既就業歸補邑諸生長公爲仲築舍近郊以羣講習夜篝燈伺仲臥起聞中夜讀乃罷歸仲數竒長公遜爲之掩泣旦夕額天而祝願裒大經故所誦者以羸大賓尋遣仲入成均昔夢神人告之試目越十二年仲成進士其目符長公聞之而後喜可知也諸弟嗣光者亦以明經起家仲始爲郎歲祿董董長公務助仲爲廉吏歲遺之金同居五十年長公悉主部署及仲以藩大夫出居浙乃始中分仲旣成名長公程督諸子如仲於是長公仲子子諫季子子諒仲子子說先後遞上太常而諸孫裒然

首鄉校矣邑中以世業顯者莫如諸程有開必先則長公以也長公少彊幹戶當部運南司農長公請行或易長公年少爾卒之主運事辦舉宗以此壯長公居賈則以主計擅場鹽筴使數立長公爲諸賈人祭酒長公擅握算徃徃中諸便宜卽時化居徵貴賤逆睹若觀火迄歸老諸弟子自千里外猶從長公受成及其居鄉人間率待長公片言而決里中李氏子坐誣服長公活之曹鮑有違言得長公立解顧耻任俠出入不倍於人倫白首子舍中事太恭人益謹頃在苦塊壹以喪禮成喪里俗溺形家言相視緩葬自大

父而下長公悉卜吉土葬焉舍前隙地入隣家故路
遂塞長公奉百金爲隣翁壽復之女弟寡而貧僅遺
孤子長公逆母子還養旣授甥室乃歸甥子壻客楚
不歸長公召外孫與諸孫齒旣補縣博士弟子乃歸
外孫概諸躬行則長公長者也行年七十有六顧愈
益彊嘗命仲季述其平生且屬不孝爲傳仲季以爲
諱唯唯佯應之無何而逝蓋仲夏吉月也長公與家
司馬生同齒賈同曹仲爲按察公則與不孝同籍古
所謂通家者也故爲長公傳不辭居廬子曰都人以
大賈爲豪猶陽翟也豪者自挾其有直將埒千乘而

醜三旌其視儒生猶越章甫爾長公學儒不成則舍
儒而賈既爲諸弟子嚆矢舍賈而儒往聞帥仲東游
息子病疹幾殆長公置不顧卒與仲東及今病革無
遺言獨指仲季拊心猶將以不逮爲憾其所嚮往者
孳孳矣寧取足於刀布自多耶語曰非此其身則其
子孫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季弟待室烈女方氏傳

余叔父三娶而得叔母莊春秋耆矣甲子乃舉季子
命曰道耆方太守瑜旣謝南寧則載季女歸也叔父
母請昏季太守許盟無何太守卽世季女旣失怙恃

無若依姑以待年 上三年季年十二諸兄攝醮遺
女始笄而歸吾門季奉叔父于堂女奉叔母于室斬
斬不覲一而亦越五年命以己卯季冬迨吉成禮秋
七月丁卯季以洩血而病浸深頃之自危醫者辟易
叔父耄甚不知所爲女介家媪宣言求吾介弟代視
藥物設不給則脫簪珥佐之季病革有所欲言女察
其爲身後慮也因而絕粒將自決以安其心幸少差
俄而暴卒無及於死則以身視歛始而季而執其喪
介弟戒家媪曰夫夫母然夫夫之故步未積也女卒
拊棺而慟旣絕乃蘇痛哭曰未亡人不天其相從地

丁家媪謂婦以從夫爲義不夫何從女流涕曰婦道從一而終夫一而已微夫則吾何以舅吾舅微夫則吾何以姑吾姑微夫則吾何以見五世之廟而奉烝嘗微夫則吾何以獨行而遠諸兄淹五年于外也家媪謂舅姑日短無寧以此而重傷心女太息曰固然惟是諸伯諸姒在且家人業已計東郭旦日冢伯當來卽來願託一言而死於是諸兄以弔至則以緩辭寬之女謝曰吾父公宮之教謂何吾決筴久矣及余至介諸姒自梱內拜余長跽請曰舅姑未盡之年季弟無祿之祀惟伯念之未亡人死且不朽于時前已

謝吾父若叔父母已復謝諸弟諸姒若諸宗皆言願善道吾舅姑母子婦以也諸姒覘女意決則持女而環泣曰卽吾家貧吾儕終不能盡一杯羹而儉姒之半第立嗣而終舅姑老何死爲相嚮兩泣霑衣女瞑目自若暮而就浴盥漱擲縱有常旋乃更衣襟帶皆手紉尋以遺奩故鏡分給牖下女奴卒陳褌衣約笥鑰一一以進姑氏固請曰褌歛第屬諸女豎母預外人家媪徐言二兄旦旦復來願及永訣女佯諾吾亦將待之中夜自經其光滿室明發就歛其面如生舉宗多其慷慨從容乃壹稟之平康正直相與並殯之

九正集 卷之二
正寢則以尊長之喪喪之於是叔父母待家大人蒞
盟立仲弟之叔子無極爲之後

贊曰昔在丁卯北山烈女方氏死汪鳳時歲星一周
二姓乃復覲此彼五百年而後有名世不已疏乎往
余首祭北山既又疏其事以聞大宗伯乃今惟風教
爲汲汲宜必有聞顧烈士殉名其薄滋甚要以烈女
之爲烈也非爲名高較然以不貳臨之與其爲士之
烈也無寧爲女之烈也

處士方太古傳

當世以處士聞則自秦人孫太初越人方太古始蓋

世方以經藝論士非薦紳大夫不聞弘正以來士駸駸慕古于時獻吉崛起薦紳大夫響應之而秦越兩家奮然爲布衣嚆矢要以自致壇坫之上其無待而興者與獻吉秦人業已爲太初立傳徃余入越蓋嘗式太古之閭余越王孫宜傳太古太古字元素世家蘭谿母夢一兒乘雲起金華山山石解校右趾及舉太古而右趾黝與夢符能言預知人姓名通呼不爽年十二輒以賦鶴稱奇十三治毛氏詩十五治易十八治春秋既誦法其鄉先正先生慕周公仲尼之道卽童而籍博士獨厭博士家言弱冠再柅有司輒謝

去其言曰世之喪道者二其一俗學其一俗儒大音
既希徒呻佔畢以比里耳則俗學也雅道不作徒藉
濂洛關閩爲口實以傳同聲則俗儒也夫文以載道
道不虛行太易以還無若檀弓左穀莊列司馬是皆
奮乎百代之上文在茲乎世之喁喁者不濂洛關閩
則韓愈柳宗元歐陽脩蘇軾曾鞏王安石譬之虺也
雖一再蛻猶故虺爾蛻而龍者無萬一焉譬之乳子
母絕而乳存卽張口號嗷而就飲之終不哺矣遂裂
章甫逢掖攝古衣冠始壯周遊四方友天下士東出
吳會南盡番禺遵閩海陟三山西望匡廬汎彭蠡沂

九江而下覲故都涉震澤毗陵復歸吳會其師則從
章文懿受易林文安受春秋其所嚴事者則海南陳
太史高陵呂司成於越王文成其友則于婺善章恭
惠唐文襄陸太常程少宰于吳善徐昌毅楊君謙都
玄敬沈啟南文徵仲于閩善林待用鄭繼之初遇太
初吳門太初僂僂自負則就而與太初語野鶴固自
不羣第以大雅鳴無寧使人謂子之玄尚白也遂折
節相下並以聲詩著吳太古謂夫人多智而我獨蒙
自命曰天蒙子旣獨居溪上不冰而寒更命寒谿其
緒言載冰居記然猶不忘用汲庶幾猶及王明正德

初寺人瑾用事太古逝將避世去而學僊新定白雲源故祖隱居地也是所謂不死鄉矣更命白雲僊既歷三天子鄣入歙登白嶽聞乘輿南狩諫者百七十人其友陸震死之卽太常也太古悲歌慷慨謂臯益何以謝逢干適寧庶人反豫章吳楚騷動卽在羈旅忡忡猶懷國憂嗟乎此一壺千金日也如有用我我其濟乎更命一壺生自爲傳及世宗卽位新政有歸屏居解石山築玄真樓傍青霞館足跡不入城市無慮十年久之山徑成蹊跡太古者踵至則又曰是謾藏爾去而之鼎山金笥庵亦越十年春秋且老

諸弟子奉太古還谿上終其天年一切存問請謁弗與通卽故里猶深山也居有頃孔督學至自關西呂司成遺之書言婺人方太古使當得選舉無負孝弟力田卽在孔門庶乎質有其文矣旣行縣知其不屈密遣人伺起居會程少宰造太古廬則屏車徒躬謁接席終日若平生驩其後惟曹守徐令以鄉飲賓之強出者再居常喜潔雖出宿不假衾裯或薦新成猶必以赫蹠布上下達旦赫蹠如故無磷緇出遊冒大風雨歸揭泥淖者數十里衣履皚然不滓諸弟子以爲天行武林以蔬糲飯王文成文成且飽明日晏太

古飯蔬糲如初太古正色曰故人山人固當草具伯
安伯也胡爲乎山人飯乎力謝乃罷文成竟拂衣去
章文懿徙居市太古託詩風之其後四十年後人以
市居敗唐文襄起大司馬太夫人春秋高太古托詩
風之其後文襄免而客死林待用以直言事 武廟
心惴惴不自安太古筴之曰大臣惴惴何爲第請老
待用敬諾卒以令終太古旣釋父母喪終身縞素不
緇始奉母喪祔祖兆族豪發之邵按察寶法豪歸葬
地太古不忍則卜夢九鯉湖神人告曰滿庭玉山其
兆吉及得兆則里人山庭玉其名也太古不及耄者

三歲正考終顧命子選亟爲我舉三喪以而翁祔而
翁瞑矣明年戊申余始奉檄至則其墓有宿草云越
君子曰太古不屑不潔之爲狷矣及其稱自得師直
將以周公太公留侯武侯爲正鵠其稱皇帝王霸王霸直
將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大終其托神游直將以
上下八萬四千里爲縣寓不亦嚶嚶乎狂哉杜陵之
比稷契相如之賦大人皆是物也今之橫議者紛紛
矣果狂耶狷耶抑中行耶太古有孫堯治世稱詩庶
足爲王父尸矣

方在宥傳

夫以文獻概吾鄉其著者稱巖鎮巖鎮蓋萬家之市
其著者稱諸方方太學鑾故以藏書傾邑里鑾舉適
子大治冠而字之曰際明既有味乎莊生之言更字
在宥生而病弱父母不欲以佔畢勞之則自請曰吾
家藏書五車富倍五等兒不願受家人產願讀父書
尋以春秋起民間首諸生而籍博士里中在籍者亡
慮數十百曹潘汀州數自負擅場其言聞之先正鄭
先生所先生面詰曰里中幸多士足下何謂無雙汀
州避席曰士幸以經術鳴恒苦不贍幸饒而給或將
不利有司侃兼得之庶右多士先生曰固也在宥何

負惟和然數竒再試再絀去而游太學凡三試亦如
之日孳孳下帷終不釋業卽疾首甚屬一豎子夾持
之舉手自支呻猶故也中年期當祿仕宦人以爲言
在宥謝曰與吾曲跽以承上官吾寧屈首而受命先
聖與吾澗然而與俗吏伍吾寧委蛇容與而從仲尼
之徒游與吾鬻鬻然日治爰書吾寧默默而論千古
於是爲園溪上居常肱篋讀書嘗語人曰使吾而貧
吾可亡刀布使吾而病吾可亡巫醫使吾長往吾可
亡舟車使吾索居吾可無賓客假令數者皆得吾不
可以斯須去書篋中悉索百家莫不周覽然尤誦法

古之作者嘉祥始爲諸生則善里人方定之鄭子
金邑人王仲舟江民瑩江民璞及客吳會則善吳人
許元復黃淳父周公瑕文壽承文休承客建業善朱
江州客廣陵善朱耆父蔣氏二仲故居則爲天都社
出則爲江上社三山社諸所倡和具各集中歲晚倦
游戒畦人母內他客戶外間有二屨則比隣鄭思祈
鄭叔真在宥春秋始踰耆暴病而什問者踵相及也
至門猶聞諷誦聲尋得良醫疾乃已明年疾作賦詩
絕筆而終人言在宥雖以宿學聞其實行較著父有
庶弟曰釜蓋同學宮王父下孽子而比諸孫三分產

而授之一在宥力持不可卒從中分王母之弟之子
之孤拊于王母及王母没在宥視之愈親江氏姊姦
而貧賴在宥而持節終世吳氏女爲脩武中子婦脩
武垂橐歸老無所遺在宥多脩武廉則分給其子壻
滋厚嘗陰袖數百金貸窶人子卒無所問卽諸子舍
不與聞比考終里人亡不流涕某子甲故有郤亦從
弔者後而哭盡哀古人有言讀書好行君子之德則
在宥庶幾矣司馬氏曰余爲郡弟子蓋與在宥同時
卽余未嘗交在宥驩而知有在宥習矣及余家食都
人士好古者莫不自下而交予驩在宥雖急于卒未

嘗通請謁豈其自絕於顯者亦將有托於神交與在
宥丈夫子三長士極爲郡諸生次士模博物喜客士
枝其季也有雋才從吾弟稱詩結豐干社

仲子妻傳

往伯子謁歸逆蔣氏女舅諸弟居洽舍者曰延保業
已盟仲將女之越四朞仲始逆女洽舍翁故傾里盛
洽舍裝太夫人億洽舍故見驕難自下洽舍恂恂馴
謹梱內外無違言仲受郡博士書居常不羈有酒過
洽舍卒嚴事仲母失仲驩及伯子奉太夫人歸自閩
始命分爨時洽舍年少爾顧善持家太夫人乃安自

今無卻顧矣仲故樂酒喜客過客多酒徒屢未及門
仲輒呼酒家醞不給則貰而益之客交譽洽舍能庶
幾稱仲淹婦旣而客數被酒與仲浮湛洽舍有後言
屢呼半至久之客常滿坐索酒無厭卽仲大呼竟罕
至客由此憚洽舍疏仲游仲聞洽舍以酒德規距不
納卽家司馬督仲過仲飲自如洽舍深念曰夫夫幸
折節爲良終身不失望矣乃今上不用嚴君命中不
問家人產下不受逆耳言客何爲者也日從中損客
饋客愈益疏及其具度閣奉栝椹未嘗不兢兢也里
婦務冶容袷服競晝游洽舍獨屏芬華筇故裝不一

發及其衣男女童僕寒暑必時洽舍翁私御人娠且
乳母羅持翁短卽生子必棄之洽舍有聞輒介仲說
母家媪遇伏雌一卵雖有急必談笑而頰拾之無他
重生故也視夫人之子賢於卵矣况大人遺體乎哉
藉令婢子生如之何勿舉也母卒舉季子如其言洽
舍從仲十祀高褙率無驗於是內媵人二舉息女三
壹以鴉鳩子之不啻若自己出伯子在事仲以介弟
有聲客將借資則橐百金爲仲壽洽舍問橐狀正容
語曰君雅得伯柰何借伯名受客金伯聞而知何以
謝伯不知幸矣又何以謝天地爾我乎仲笑曰非狂

夫貫無此妻乃謝客伯姒疾幾殆日垂涕泣幾喪明
卒保無虞多洽舍力遇伯姒諸子女親賢而加惠無
能仲從伯京師伯移任子授仲仲歸垂橐將之四方
洽舍從容諫曰嚮伯執熱故人人炙君今且涼矣君
寧以牛衣共妻子無寧以綈袍故而干故人比伯仲
居母喪伯姒病洽舍朝夕哭帷內迄襄事不少休喪
事費千五百緡仲當五之一度且不繼洽舍大以爲
憂及伯姒冢孫以痘殤哀之甚頃之長女痘則出次
登樓躬視之日數十登樓刻刻敵矣偶飯失餌而擁
塞若捷關治者窮諸禁方卒不納信宿病革問者以

無畏寬之乃徐應曰生人有蚤莫爾終不能免此行何畏也瞑然而逝無遺言仲力治喪視太夫人禮伯妣痛哭曰叔妣宜從叔貴而叔猶困倚廬宜饗故僥猶不得爲叔糟糠婦甚者宜昌而無子宜壽而無年惜也然上自黃髮下及蒼頭無問䟽戚卑高其言無間比聞不治無不怛然震驚喟然太息淫淫然沾衣也傷哉叔妣行年三十九爾胡爲乎暴終靜言思之其所由來者漸矣其蒿目也以憂伯妣其焦心也以佐良人其積勞也以姑喪其致疾也以女痘概諸媻教其亦有當於六行者與願夫子志之以備女史伯

子敬諾

潘母吳伯姬傳

故右司馬吳公寧居莘墟密邇吾里公冢孫爲御史
瀚御史冢孫爲太學生思誠太學受室於胡民部岐
胡無息早世則客真州納譚氏息女一息子二出于
譚太學受業大司成潘汀州以文學高第應鄉試汀
州知太學有女而淑請昏次子召南太學冢故貧家
世傾縣于時愈益豪舉挾萬金受江壩田計募丁夫
芟牧其中歲息且什五會所部斲太學盡沒壩田予
民間太學垂橐歸病甚自度不起倉卒命伯姬歸于

潘汀州嗚嗚居庭諸子婦一不當輒噍讓近屬謂新婦故席蓀大懼不能奉舅姑歡而伯姬執事愈共終身噍讓不及姑程以爲敏事至輒從新婦畫便宜伯姬下冢婦而肩隨之內言無間踰年而太學病革則以二子屬伯姬吾家自司馬以及於吾世爲宗子吾不幸有子而晚幸有女而賢惟是坡若增髮亂未立即女有字矣吾將望女而克吾家異日者當吾室立吾孤宗女猶宗子也吾目瞑矣伯姬唯唯則代二弟益主喪喪具不周則脫簪珥爲贈項之家難起二弟益困株連中外率倚辦伯姬周應無訕隣寇數入境伯

姬從次君避地真州必母弟舉室與俱然後往時繼
母程嬰末疾固請留則以坡婦黃享程于家二弟御
譚後車且載增婦則故王御史獻芝之女也與伯姬皆
從公宮受詩書時伯姬子之恒生十年既出而遠外
傅于是命之恒侍庭內受毛詩每誦膠木谷風諸篇
輒令三復伯姬語王曰婦人從人以順爲正膠木履
其順者也不失吾常變而谷風命也次君故多內嬖
伯姬安之次君雅以好客聞客至輒呼酒顧性懷急
一呼而取辨應聲再則作色而頰三則厲聲詢矣伯
姬治具自若置弗聞卒盡客歡次君善客而勞中饋

會姑程病伯姬謁譚而趨東歸譚語伯姬二息駸駸長矣寧使服下賈以糊其口毋寧母子傳食而家伯姬告次君輒投資芥當中賈爲之笑曰蕪湖萬貨之會且近吾鄉第奉母居之於賈便伯姬歸侍姑疾務盡勞踰年姑亡務盡哀盡禮無何譚亦歿二息業已喪橐中裝賴伯姬使至而舉喪始得歸葬伯姬日夜號泣喪譚如喪程且曰生不及終養死不及視含吾二憾也視二弟如疇昔絕口不問母錢汀州舉季子道南庶也季少長於二嫂伯姬恩禮尤優卽遇汀州諸媵人意烝烝厚也汀州凡五醮女伯姬皆與衿繫

出處悉姊事之終始無失汀州既得謝就養諸子合
中三家者通以月更仲婦當仲月期至則夙夜治滌
澆供具必躬食上則屏而伺舅餐必宿飽汀州戒勿
以口腹爽吾口第損之客謔汀州異日者過長公必
以仲月先是汀州請以之恒字吳太學女余結其成
吳亦世家家世傾縣之恒既逆婦伯姬兒子畜之之
恒負雋才博學好古其所遊先正先達皆大父行東
學吳會北學成均比歸邑中其知交半寓內邑中諸
茂材自負者爭願交之恒驩客過之恒之恒入白母
母餉客視次君客卽卒爵如初筵已卯南國賓之恒

廢勿舉母曰有命父益以此求多孺子薄博士家言
廣交游而稱古昔王文孝矣寧詎能待河之清乎乃
闔戶而鑄之旁舍中程督本業日急母曰而翁第趣
而顯父母爾孝子先意承志不命而從從命次之衡
命非孝也旣而感然太息曰勉之而母旦暮人也不
逮而顯矣母凡十乳血敗而瘍始視率易之挾辰而
殆之恒帥幼弟之怡造膝下請遺言母及彌留無以
應母弟坡至泣下霑衣蓋坡長子從次君賈死真州
次子尋殤當乍岌岌矣母憂之甚卽死不輟哀云司
馬氏曰處從父出從夫女德之經也祭氏死雍紉而

生祭足君子非之非之誠是也葛覃之歸寧清人之
歸唁學士至今誦之夫非聖賢者與家不忘室矣故
家有急則急吾所事室有急則急吾所生各以其時
行爾伯姬歸于潘家步康矣有舅而壽富康寧且貴
有夫而良有子而才伯姬利在代終無庸蒿目有吳
中否二息未及亢宗伯姬戮力以圖存唯是先人之
治命在無論能婦能母其於能女尤賢往吾弟亡其
室吾友王廷尉謚之共而傳之吾弟姻次君弟季君
善之恒甚季君帥中外以爲請吾私謚之曰懿而傳
亟稱伯姬謚法具吾弟議中載後乘

汪深源傳

吾弟仲淹仲嘉結客爲社客市居巖鎮者得方于曾方嗣宗潘景升吾諸弟士能受室市中並入社俄有危冠衺服者與二三子俱二仲陰詰之則吾宗人子也名濬字深源二三子謂深源故受尚書業舉子諸兄並籍博士伯季舉無年深源美清揚且善病因而舍業然猶不忘詩書二仲與之語曰深源其託于俠少乎衣冠視吾黨異矣詰朝改服而至相視而莫逆於心於時二仲論作書輒多顏柳深源竭力而摹顏柳書法最精二仲論著作輒多老莊左史屈宋蘇李

曹劉陶謝若李杜諸名家深源下帷而讀嚮所稱書
視舉子業益力其大父故嘗大治三官廟深源獨處
旁舍中日三飯則自中饋饋之非夜分不廢卷人言
深源舍業且久何僕僕爲居無何深源病國醫以爲
瘵也戒勿勞病已則攻苦如初已復病其病率以勞
佚爲進退醫告技窮乃召他醫治百端病且革家人
請治喪具深源力疾呼曰自吾大父起家伯闔右吾
兄弟林林衆矣而吾又居末行上之不能操尺一牘
而對公車下之不能躡足作者之塗以希不朽吾宗
左司馬嘗爲大父立傳其言信而可傳吾亟欲做顏

魯公家廟碑勒石于廟吁嗟已矣乃今就木生無益
而死無聞藉令微惠二仲若二三子幸得司馬一言
卽僕塋侈于袞歛吾其待此瞑也雖桐棺何薄邪余
聞而閔焉恤之深源于是乎善處死矣里俗豪舉出
九死以事錐刀脫起尼父面命之無以爲也不幸而
臨絕命卽黃髮且無饜淵死而路請車直恐葬之不
厚爾深源二十有五年而夭其所不瞑者非寡妻若
二息子乎甚者斬觀美于其躬珠含石槨猶耿耿也
深源視大歸若委蛻獨延頸而急吾言在世儒猶以
爲難何論豪舉往江民瑩行年六十亦將待吾言而

終以齒則深源當民瑩七之三乃其慕詩書則古昔
大較同矣益以民瑩之齒吾安知其所稅駕哉嗟乎
吾言猶敗筭寧詎能甘兩人而望其腹吾既無以謝
民瑩而益慙于深源其家世則載故處士傳中不具
論

太函集卷之三十一